

风从草原来

——评诗集《啊哈嗒嗒》

敖蓉

很少有人只用语气词作为书名,经济日报记者、诗人武自然的第三部诗集《啊哈嗒嗒》却剑走偏锋。从语言的逻辑看,“啊”“哈”“嗒”“嗒”4个字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词,然而当我们轻轻把它们连在一起哼唱,“啊哈嗒嗒”就变成了一句咏叹,甚至是一种对心底情感的表达。

诗常常是歌,藏族歌曲的音调都是以高亢向高原致敬,蒙古族歌曲往往飘向远方以悠远颂情。武自然的诗就是一本首能传递到远方的赞歌,充满了对家乡草原、沙漠、山脉、河流、土地以及蒙古族的挚爱和感恩。

诗集中第一首诗《啊哈嗒嗒》中,诗人用最精炼、简约的词汇描述了“啊哈嗒嗒”这种咏叹所表达的意境。“啊哈嗒嗒”,是生活于内蒙古的人们及世界各地居住的蒙古族后裔,都能从歌声中听到的诗意表达,远古至今从未间断,是文化的传承。

武自然既是诗人,也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笔下,复杂的情感化繁为简,汇成一首首朗朗上口的诗句。

他的诗大多短小精悍,寥寥几语就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诗集中另一首诗《萨日朗》中,他对草原上的山丹花仅用了4句来描写:草儿一直在笑/你的气息它已闻到/草儿一直在摇/你的红脸蛋儿它已看到。短短的几句话将火红的花朵生动地刻画出来。目光随着诗行转动,读者仿佛能走进一个清新的早晨:漫步在清风徐徐的草原上,走着走着就能看见脚下红色的小花绽放着顽强而奔放的生命力。

简约、自然是武自然诗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诗人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就写到哪里,没有过多的铺垫和刻意的抒情,仿佛诗句就这样顺着呼吸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在武自然诗集《啊哈嗒嗒》研讨会上,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院长、蒙古族诗人、评论家满全评价说:“诗人武自然追求弦外之音、音外之旨,以最精简、简朴的文字暗示世界的丰满和复杂,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自由想象和感悟诗人的意图。”

平实的行文风格是诗人的个性,也可以被视为是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诗人武自然的诗作还有一个鲜明特点是,擅长寻找小的切口,以小见大。

作品《骑马少年》讲述了一个从马上下来的少年,走出草原走向都市的情景。“无马的日子/当有马的日子喷涂”“穿越不想却又突如其来着的露天”,少年“孤寂就让牧歌抚摸”“迎风而行历久弥坚”,诗句的结尾写道,“策马天边/你是/骑马少年”。这是武自然的诗作中有29行之多的一首诗,写出了离开马背的少年心中的思念,更抒发了蒙古人敢于闯荡世界的勇气。难得的是,这首用霓虹灯等事物简单直接点出了少年在异乡的生活,但并没有彷徨和苦闷,反而“追赶着北归的鸿雁”,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这种起承转合的技法在《啊哈嗒嗒》诗集中并不多见,既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新闻写作功力,也体现了诗人驾驭当代诗歌的能力。

“我汲取古典诗词和内蒙古文化的营养,并深切感受到草原文明的传承,一首首诗自然地由内心流淌,放歌出来。《啊哈嗒嗒》这部诗集就是我对草原母亲感恩的情怀和庄重的敬意。”就像武自然所说的,他的诗总是聚焦一个主题,那就是草原文化,他的诗歌的精神都来自那片养育他成长的苍苍大地。

甘肃临夏:

砖上的雕画技艺



临夏砖雕是甘肃临夏的传统民间艺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临夏砖雕以浮雕、透雕、平雕、镂空雕等技法,巧妙地将绘画和雕刻艺术融为一体,主要用于影壁、走廊、墙面、门楣等处的建筑装饰。近年来,当地政府和企业家注重发掘和保护砖雕非遗传统技艺,让砖雕这门技艺不断传承。因为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一家砖雕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制作砖雕作品。

史有东撰(新华社发)

本版编辑 刘佳

守护好鼓浪屿文化之魂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通讯员 陈似虹



左图 风光秀美的鼓浪屿。

下图 游客在鼓浪屿历史文化陈列馆内参观。

(资料图片)

福建厦门鼓浪屿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馆”“音乐之岛”“钢琴之岛”,见证了近代以来东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岛上优美的环境、浓厚的文化氛围、各种风格的建筑吸引着众多游客登岛游览。但游客的蜂拥而至,一度让鼓浪屿因过度商业化、基础设施缺失、环境质量下降等原因而饱受争议。

直到2017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掀开了鼓浪屿保护与发展的新篇章。厦门市采取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模式,通过科学规划和系统实施,从城市格局、历史建筑和宅园、景观环境、社区文化传统等不同层面开展遗产保护工作,让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遗产保护形成精细体系

鼓浪屿位于厦门九龙江出海口,是一座面积仅1.88平方公里的岛屿,与厦门市区隔着600余米宽的鹭江海峡遥遥相望。“这600米宽的鹭江海峡就像是时光穿梭器,将市民游客从现实摆渡到历史,或从历史摆渡到现实。”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主任蔡松荣感慨地说。

随着渡船慢慢驶近鼓浪屿,岛上巴洛克式、罗马式、希腊式等风格的建筑也逐渐从绿树中展露身影。这个狭小的海岛由自然景观、历史道路、公共管理机构、驻岛机构、社区公共设施等历史建筑以及其他文化遗存等遗产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是东西方多元文化碰撞和交融的体现,更是近代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

来自北京的宋燕鹏与妻子走在洁净幽雅的林荫小路上,给孩子讲述鼓浪屿的历史文化。宋燕鹏告诉记者,他们计划在岛上住两天,让孩子更深刻地感受岁月沉淀下来的浓厚文化。

为了保留这份东西方交融的多元文化,促进历史文脉传承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厦门市政府颁布实施了《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修订了《鼓浪屿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鼓浪屿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导则》等文件,让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形成精细体系;建立了以高校、专业机构专家为主的专家库,加强培养系统内专业人才,全面提升保护修缮、活化利用、价值研究、文化展示等保护管理水平;构建全岛建筑安全保障体系,及时推进排危和修缮工作;坚持“加强岁修,减少大修”的原则,重点开展三一堂、三落姑娘楼、八卦楼等核心要素的

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从单纯保护视野转向可持续利用的目标追求上来。”鼓浪屿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岛上有97栋历史风貌建筑、7栋文物建筑用于开办各类家庭旅馆、文化场馆,已有15个不同主题的博物馆、展示馆向游客开放。

鼓浪屿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合鼓浪屿作为“文化遗产地、居住社区和文化旅游核心区”的实际,着眼于构建保护管理体系、促进社区永续发展两个工作核心,鼓浪屿在健全长效机制、落实精细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如今,登上鼓浪屿,可以听到中断70余年的菽庄吟社再次响起了朗诵诗歌的声音,可以看到中南银行旧址上建起的中南银行专题馆,正通过图文、多媒体、互动体验等方式向游客展示中南银行的历史痕迹……

文化传承融入日常生活

鼓浪屿拥有很多别称,但最著名的是“琴岛”。早年传入的西方音乐经过百年积淀,形成了鼓浪屿独特的音乐性。曾几何时,岛上音乐之风盛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传来优美的钢琴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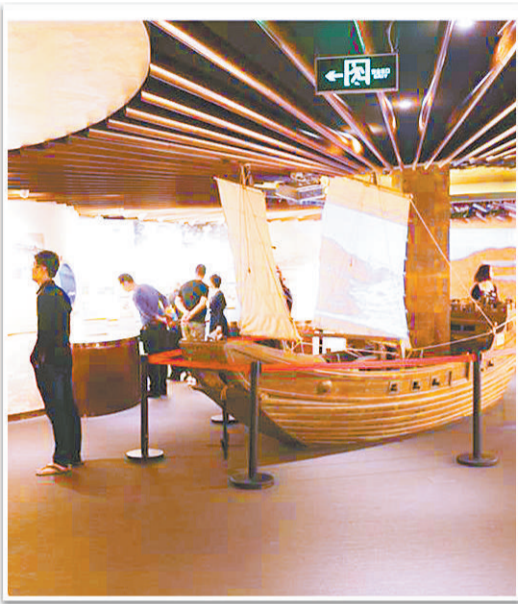
然而,随着鼓浪屿旅游的兴旺,商业化气息逐步盖过了文化气息,以家庭音乐会为代表的音乐文化传承一度面临断档的危险。直到2008年,厦门市政府决定推进鼓浪屿申遗工作,开始一件一件重新梳理岛上的文化遗产元素,原本蒙尘落灰的珍宝逐渐恢复昔日的荣光。

“物质承载这些文化精神,我们也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能够活态传承。”蔡松荣说。

2019年以来,鼓浪屿陆续举办了斯克里亚宾国际钢琴比赛、鼓浪屿合唱节、鼓浪屿诗歌节等文化活动,新增举办了“丝路意艺”中意高端文化交流暨意大利当代艺术作品展、贺兰山岩画艺术作品展等多场文化艺术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及中外文化音乐爱好者参与。

“鼓浪屿申遗成功以来,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坚定‘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的信念,按照‘三个加强’‘三个提升’‘三个整改’‘三个理顺’的要求,加快促进鼓浪屿文化回归,让鼓浪屿的歌声、琴声、读书声越来越浓。”鼓浪屿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把每年的7月8日确定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日”,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口授传承、家庭音乐会、文化艺术作品等参与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通过“以奖代补”政策,扶持“鼓浪语”文化艺术社群、菽庄吟社、鼓浪屿合唱团等文化艺术社团近20个,每年奖补各种类型的家庭音乐会、庭院音乐会、诗歌沙龙、社区博物馆、最美庭院、最美驿站等项目300余个;出台“社区博物馆”奖补政策,鼓励居民、商家利用住宅或经营场所展示建筑史、家族史等。一系列新举措使鼓浪屿的文化内涵



得以彰显,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逐步融入社会、融入生活、融入时代。

科学治理提升居民幸福感

鼓浪屿是以历史国际社区的名义申遗的,申遗成功离不开岛上居民的爱护。

“6年前,我刚搬回鼓浪屿,叫卖声、喧哗声响起一片。”岛上居民郑南辉说,“申遗后,叫卖声少了很多;限客分流后,喧哗声也没那么多了。我也能潜心写书法了。”居住环境静下来了,郑南辉的心也静下来了,书法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加,有的作品还入围了“文化复兴、砥砺前行——中华文化复兴践行者走进迪拜”主题邮票。

为了还岛上居民一片宁静,鼓浪屿管委会通过限制游客数量和市民、游客分开登岛等方式,在保障市民进出鼓浪屿方便的同时,提高鼓浪屿旅游质量与舒适度;针对9条主要道路250多家餐饮、零售商家开展经营整治,明确7种涉及油烟、噪音、环境污染等禁止性业态和禁止性商事模式。

鼓浪屿是一个人文社区,数百年都以社区形态存在,它独有的文化也是依附于社区而盘活,而社区必不可少的就是居民,尤其是原住民。近年来,鼓浪屿管委会始终在全岛综合治理创新中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先后建立了鼓浪屿市民服务中心、综合管理中心、文化遗产监测中心等平台,实现信息互通,资源整合,科学治理。

同时,秉承多元共治的优良传统,鼓浪屿组建了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库、监督员、志愿者等队伍,引导成立公共议事理事会、家庭旅馆协会、商家协会等多个自治组织,形成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近2万名常住居民的幸福持续提升。

未来,鼓浪屿管委会将继续针对商业品质提升、市容市貌管理、历史建筑消防规范、历史遗留问题等重点难点求突破,在实施大物业管理、建立综合执法机制等方面求创新,让鼓浪屿既能留住文物之“根”和文化之“魂”,也能留得住人,实现世代传承。

为流失文物铺就“回家”路

本报记者 张雪

近日,古老的圆明园迎来了一件不普通的文物——马首铜像。1860年在那场震惊世界的大火中流失后,经过100多年辗转,这件文物终于回到了它原本的家。

无独有偶,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宣布,克服各种不利影响,历时10个月,流失英国25年的68件走私文物成功追索回国。流失英国的68件走私文物经鉴定,暂定二级文物3组13件、三级文物30件、一般文物25件,质地包括瓷器、陶器、石器、铜器等,时间跨度从春秋战国到清代。

这些珍贵文物的回归,背后都有说不尽的故事。马首铜像为清代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海晏堂外十二生肖首首喷泉中,午马喷泉的主要构件。它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清乾隆年间由宫廷匠师精工制作,融合东西方艺术

风格。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惨遭劫掠并遭焚毁,马首铜像与其他11尊兽首铜像一同流失海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圆明园兽首在内的我国流失文物陆续现身海外,国际拍卖企业屡屡高价卖出从中渔利,国人强烈愤慨谴责,国际舆论广泛关注,文物回归面临重重障碍。我国始终以坚定的决心推进文物回归。2007年,国家文物局获悉马首铜像即将在香港拍卖,斡旋推动回归,何鸿燊先生慨然出资购入。2019年,何鸿燊先生将马首铜像捐赠国家。2020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将马首铜像划拨给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收藏、展示,为马首铜像百年回归之路画上圆满句号。

在“圆明园马首铜像划拨入藏仪式”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动情地说,马

首回归之路,诠释了“民族弱则文物失,国运强则文化兴”的深刻道理,树立了新时代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地的成功范例。

据统计显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

近年来,我国不断探索促成流失文物回归的多种途径,逐步建立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模式。同时,国家文物局还上线了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为追缴被盗文物及海外流失文物依法追索提供依据。在过去的5年中,就有12000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家”……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流失文物追索不仅牵涉极其复杂的法律难题,还往往涉及

民族情感和国际关系,是需要一代代人不懈努力的系统工程,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这些年,我国不断提升文物保护和流失文物追索能力,致力于文物返还领域国际规则改革与完善事业,推动国际规则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演进。比如,我国积极推动《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5年公约”)的推广、改革与完善,并与23个国家就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签署双边协议,建立彰显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机制。如今,“非法流失文物应返还原属国”“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等理念已成为国际共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相信,未来将有更多流失文物踏上回家之路。